

温和而混沌的“爱尔兰式成长”

——露西·考德威尔小说读札

□李谷雨

相较于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爱尔兰文学所受的关注较少。但近年来,随着科尔姆·托宾和萨利·鲁尼等作家不断获得国内读者的青睐,国内的爱尔兰文学热度逐渐攀升。知名青年作家露西·考德威尔曾获BBC英国短篇小说奖、沃尔特·司各特历史小说奖等重要奖项,是爱尔兰作家群中不容忽视的一员。考德威尔的两部小说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和《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的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今年年初推出,考德威尔也应邀在上海和南京出席了多场文化交流活动。

颇有意思的是,“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和“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似乎构成了一对矛盾,从口吻上乍看分别代表着阴沉与明媚的两极,前者的失望论调自然激发后者寻求救赎的迫切心理,也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什么是我们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答案似乎就在作者描绘的成长路径里隐现,这是一种温和而混沌的“爱尔兰式成长”,既包含着作者对性别和成长议题的独特思考,也让读者得以透视爱尔兰成长小说有别于英美成长小说的特质。

温和中暗藏存在之思

考德威尔表达过对女性处境的重视,她在上述两部小说集里塑造的主人公几乎均为女性,反映的也是女性的心路历程。学者芮渝萍将传统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群体界定为13至20多岁的青少年,考德威尔的小说主人公多数是青少年时期的少女,符合这一年龄范畴,因此完全可归类于女性成长小说。也有少数小说中,主人公是年龄超过青少年范畴的已婚已育的女性,但仍可解读为成长小说,原因是女性的成长有时具有滞后性。在传统社会中,男性被引导实现自我价值,在成年之前就需要思考如何安身立命,也因此尝试获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得到成长,许多女性则在男性成长小说中发挥着辅助他们成长的功能,在婚后才意识到自我期许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由此引发自

身的成长。考德威尔也提到成为母亲对她本人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启发她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并将之倾注于笔端。

两部小说集里的绝大部分小说均以第一或第二人称叙述,赋予读者身临其境的体验,以细腻的笔触吸引读者聆听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字里行间弥漫着淡淡的无奈与忧伤,既具有美感又惹人惆怅。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关乎亲情、爱情抑或友情,隔膜与疏离是普遍的基调。一方面,如《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的题记所述的“时刻拥抱事物、人、地球”的愿望时常产生;另一方面,《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的题记所述的“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的失落感与挫败感却从不缺席。小说刻画的友情尤其令人动容。考德威尔认为很多作品中缺乏对女性情谊的关注,而她的作品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在《十三岁》中,“我”与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友苏珊分开,在其他同龄人的捉弄下遭受身心严重打击却又找不到其他情感支持,只能在情感匮乏的夹缝中生存。在《我们在这里了》中,直到结尾才告诉读者,主人公和她非常喜爱的对象都是女性,这样的突转骤然击中读者的心灵,意识到在封闭保守的社会中,女性之间纯粹又深厚的友情仿佛无处安放。

考德威尔的故事贴合现实中爱尔兰女性的性别困境。由于无从获得恰当的教育和引导,少女的生理知识和对异性的基本了解都十分匮乏。《五月天》里意外怀孕的女博士生,无法向家人诉说又担惊受怕的窘迫,与她因知识渊博受到师长的认可和鼓励形成强烈反差。在经济发展滞后的背景下,女性普遍缺乏独自获取物质保障的能力,《如此这般》《夜间漫步》等短篇小说都以家庭主妇为主人公,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她们精神上的焦灼。《夜间漫步》中,独自照看孩子的母亲为安全问题心生恐惧,而最终有惊无险,看似稳定的结局充其量只能视为一种平淡的和解,而非幸福美满的状态。《如此这般》则别具匠心地提供了两个可能的结尾版本——两个孩子的母亲遭遇陌生女人带走孩子和孩子失

而复得,其中从烦躁到剧痛或庆幸的心境转变耐人寻味,似在发出家庭责任和自由如何兼得的追问。这种内心挣扎感也辐射到尚未面临真实挑战的少女,如《阿里阿里哦》里,作为长女的叙事者虽然尚未经历婚姻生活,却已能感受到自己和妹妹们将来的命运,结尾处感到眼前一片模糊的感官体验映射出前途茫茫的内心感受。

小说紧扣女性成长议题,既传达了作者对个体生存状况的关注,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也包含着对爱尔兰民族命运的关切,有力地增加了作品的深度。

混沌中透出希望之光

英国小说中的成长往往是清晰、符合社会规范的(如《简·爱》《弗洛赫河上的磨坊》),主人公虽然有内心挣扎,却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纳;美国小说的成长则通常表现得较为激烈(如《觉醒》《美国牧歌》),主人公有时甚至以生命的终结作为反抗的方式,捍卫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与尊严。考德威尔笔下的“爱尔兰式成长”与这两者都有所不同,主人公是在周遭世界的变化中,感受到自己内心经历了一种朦胧的改变。读者难免为主人公遗憾,或感到有些意犹未尽,而这却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毕竟现实生活中,个体难以在一朝一夕主动寻求并实现巨大的蜕变。同时,这种并不明晰、若有似无的变化状态并不代表成长并未发生,只是以一种较为隐秘的形式加以呈现。

简而言之,成长意味着对自我或世界以及这二者之间关系的认知有所提升,这在两部小说集里往往有迹可循。《奉献》与《亲密》中的女主人公深入母性本能和母职惩罚之间的缝隙,进行自我解剖和反省,这种勇气便是成长的迹象。《孩子们》中的知识女性在自身经历一场疾病危机、有感于一位为性别平等作出贡献的女性前辈的不幸境遇后决定善待自己,流露出的理智与清醒同样是成长的证明。《穿越衣柜》这篇唯一以男孩为主人公、内核仍是女性



的小说,他对姐姐们行为的效仿、对裙子和化妆品的好奇未必代表性别认同障碍,更多意味着在外界对他身为男性的种种强烈期待和约束下自我探索的过程。经由这一个个故事,我们看到,成长未必是青少年阶段的专属经历,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个体都在叩问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富有节奏的律动或许时缓时疾,却从未停息。

《毒药》堪称这两部小说集里主人公行为最离经叛道的一篇,却依然符合小说集“非显性成长”的整体风格。十四岁的“我”和三个女同学暗恋教师诺克斯先生,假借求职的名义接近他的妻子以窥探他的私生活,甚至从他家的洗手间里偷走一个写着“毒药”的香水瓶,最终因同学泄密、长辈介入人才被迫收场。作品最终在主人公的克制中归于平淡:小说结尾骤然跳到多年后的一个片段,她在酒吧看见诺克斯先生,打听他身边人的冲动转瞬即逝。这正是那段来去匆匆的感情的缩影,也是炽热而短暂的青春岁

月的缩影,这样的转变让读者内心一颤,又感到无比真实:成长并非匀速进行,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来自瞬间的顿悟。

在成长过程中,这些女性也并非完全孤立无援。部分小说保留了传统成长小说的要素——引路人。例如,《不可磨灭》中,主人公沉溺于对去世的女儿的深切怀念,寄情于女儿留下的一张CD,在年复一年的聆听中找到情绪的出口,坦承“我不想暗示一切都突然变好了,因为当然不会”,但又将那次偶然的发现称为“希望的一瞥”,仍然保留对生活的希望:“不管生活对你做了什么,哪怕在我们所知道的生活结束之后,仍会有东西留存下来”。诚然,小说中的成长本身是混沌的。但重要的是,只要困顿中的人在脚下的道路格外泥泞时,偶然抬头看到天边的星光,就可能会在“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的疑虑中,相信和找到“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约翰·利斯特-凯《林中足迹》:

自然不会亏负爱她的心灵

□许丹

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并不了解鼬科动物。作者约翰·利斯特-凯开篇就写鼬科动物——伶鼬、狗獾、水獭,还有松貂,让他产生了一名全职博物学家并投身自然保护工作的念头。狗獾和水獭,大众应略有认识,水獭更是广为大家喜爱的动物。而伶鼬和松貂相对少见,一般分布在高纬度地区,是非常灵动的“林中居士”,野性十足。利斯特-凯怀着对这些小动物的满腔热爱和迷恋,用一支饱含深情的笔,以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下自己去寻找这些动物的经历与发现。

多年前,在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加文·马克斯韦尔的邀请下,约翰·利斯特-凯来到苏格兰高地。高地的风景征服了他,他留了下来,并在此创建了艾加斯野外研究中心。多年以来,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月亮高悬的夜晚,利斯特-凯床边的窗户都大开着,他因此能够捕捉到有关自然的最微妙的讯息。身为博物学家,他常常在黎明的薄雾中起身,冒着严寒,踩着冻得发硬的土地,穿越田野,前往林子、河岸、峡谷,去寻找那些行踪隐秘的野生动物的身影。他因此知道黎明降临树林的时间要比田野晚得多,也见过体格庞大的高地牛在雨后的阳光下浑身散发蒸汽的异世界画面,并能感受到高地最微妙的物候变化。自然无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令他沉浸其中,他调动所有感官,对于景物的声、光、色、味的描写信手拈来,让人如临其境。有的句子似乎能穿越时空让我们获得共鸣,如“高地的春天总是来得太迟,它常常虚晃一枪,假装开始,就像起跑的运动员一样,不得不被拉回来重新来过”。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伶鼬、狗獾、松貂和水獭这四种鼬科动物的观察。在书中,动物成为绝对的主角,紧紧攫住观察者的注意力。



与伶鼬的短暂交会莫让人觉得棋逢对手,伶鼬幼崽出洞的精彩场面又让人内心澎湃。狗獾在黄昏时分出穴后嗅探空气、又抓又挠的场景仿佛一出默剧。对松貂步态的精准描摹令人眼前产生无法磨灭的画面感。而水獭母子进食后在杂草丛里翻滚揉搓的温馨画面,又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美好。更重要的是,利斯特-凯并没有止步于观察记录,更在其中穿插了动物故事以及思想漫游。在伶鼬一章,作者回忆少年抚养伶鼬的故事令人动容,我们由此更加理解他对伶鼬的钟情。在观察狗獾时,他荡开一笔,写道:“观察狗獾是一件会让人痴迷的事情。一旦你了解了这种动物,它们就变成了‘你的’狗獾。”在松貂一章,他又向我们传授起盘坐的技巧:“意识要放在声音或气味上,感受空气在皮肤上造成的压力,感受环境的潮湿或干燥……忘却自己的身体,并且无视时间的流逝。”盘坐让人类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动物由此会放松警惕,利斯特-凯因此获得了一些非常美好的体验:“嬉戏的狗獾幼崽和松貂幼崽曾误入我的脚下,鸟儿落在我的身上,鹿常在我的身旁吃草……”对于热爱自然的人来说,这实在是绝佳的馈赠。

一名合格的博物学家不会放过自然的任何讯息。野外观察需要无限的耐心,观察者常常枯坐半晌,也不一定等得到心心念念的身影。但自然是一本藏着无限讯息的书,永远不会让你觉得乏味。在寻找目标动物的同时,利斯特-凯也有着让人欣喜的际遇:在农场小路上偶遇一只仿佛燃烧着红色火焰的狐狸,“浓密的尾巴好像一面旗帜,随着它的流窜起伏飘扬”,进入林子时被一只红松鼠探头探脑地打量,而投机取巧的冠小嘴乌鸦在安全距离外警惕地跟着他,想顺便捞点好处。利斯特-凯的文字犹如一只精准的摄像头,有节奏地在松鸦和苍鹰间切换镜头,近景远景变换着,极具画面感,让人获得如看纪录片一般畅快淋漓的快乐。

每一个屈服于大自然魅力的人,都不免会思考起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而观察野生动物,也需要将自己置于一个与动物对等的位置上。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是要暂时压抑人类的自我,在精神意识上达到与动物的合体。利斯特-凯在书中也试图消解人类的捕猎者形象,与伶鼬四目相对时在内心祈求它战胜恐惧接纳他,但也不免反思:蹲守草丛,密切关注动物的一举一动这一行为本身,是不是也是古老的捕食基因在作祟,只不过杀戮的欲望换作了一种温和的观察意图?无论如何,利斯特-凯的观察是诚实动人的,因为自然也是这样坦诚表达的。《林中足迹》为我们呈现了自然观察的一种绝佳范本:敞开自己,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让广阔的自然占有小我。

(作者系图书编辑)

动态

专家研讨“小说研究的当下任务与外语学科建设”

9月20日至21日,来自60余所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学组织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齐聚津门,围绕小说研究当下任务和外语学科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度对话。

浙江大学教授吴笛在致辞中谈到,中国文化建设与对外交流为比较文学与小说研究提供了丰厚资源。他表示,小说作为跨文化的重要文学体裁,承载着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深化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谱写文明和谐共生的新乐章。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认为,小说研究与外语学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外语的人不能不读小

说。他说,在AI赋能的背景下,外语人的作用反而更加凸显,在传播新质知识和思想、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中国故事的对外讲述方面,有许多事情等着外语人去做。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李迎迎谈到,小说作为跨越时空和国界的文学体裁,在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其创作方式、传播途径和受众群体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求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创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小说作品交流碰撞,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视野和丰富素材。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小说研究”“小说研究的跨学科思考与实践”“人工智能背景下

的文学翻译”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们认为,小说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与文化多样性,通过跨文化比较和多学科融合,挖掘小说在反映社会变迁和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独特价值。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应注重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

会议由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主办,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宋 喆)



爱尔兰画家Paul Henry作品